

我登玉山第一峯

(本文插圖刊第93頁)

●楊森 原著

民國五十五年，毛澤東以一張橫波長江照片穿了幫，歐美報章，却一致感讚楊森將軍以八十五歲高齡，登上台灣第一高山——玉山絕頂的新聞，頓使楊老將軍老當益壯的壯舉，天下皆知，楊將軍以當時

事冗，「國外許多朋友看到報上的新聞，紛紛來信詢問他登玉山的經過，他因事忙，無法一一詳細作答，乃將登山經過撰成：『我登玉山第一峯』，並附照片，交由中外雜誌公開發表代替他對許多朋友的覆信」事隔二十餘年，而中外人士對此一壯舉的興趣絲毫未減，二十餘年來，來函相詢的讀者所在多有，楊將軍當年的苦惱，中外編者亦感同身受。乃將全文重刊一次，用代答覆。——編者。

走不過也能爬得過

我於民國五十五年八月中旬，完成登臨玉山第一峯的願望，我自己總覺得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，承蒙新聞界朋友的厚愛，認為像我的年齡還能攀登玉山之巔的實在不多，於是將我登山的事

，當成新聞來發佈，國外許多朋友看到報上的新聞紛紛來信詢問我登玉山的經過，我因事忙，實在無法一一詳細作答，謹將我登玉山的經過撰成短文並附照片，以饗中外雜誌讀者，並代替我對許多朋友的覆信。

民國二十四年，我五十四歲，擔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，追擊自江西突圍流竄進抵川康邊境的朱毛共軍，將朱德驅出懋功城，繼向夾金山一帶掃蕩。夾金山主峯海拔七千餘公尺，山高林密，虎吼熊咆，飲食兩缺，積雪蔽道，當時我曾身先士卒，攀援峯頂。那一夜，架起帳篷宿營，翌晨醒來，發現死了十幾位官兵，既無病狀，遺容亦頗安詳。後來方始知道，山頂空氣過於稀薄，肺活量小些的人，難免窒息而亡。

玉山標高三千九百九十七公尺；夙稱東南亞第一高峯，即在國內名山大嶺，它也要算是名列前茅。我國古天子巡狩之境，號稱五嶽，其中我曾上過東嶽泰山，一、五四二公尺；南嶽衡山，只有九百公尺。此外北嶽恒山，二、二一九公尺，西嶽華山，二、二〇〇公尺，中嶽嵩山，二千公尺。比起玉山，相差甚遠。而世界第一高峯喜馬拉雅山的聖母峯，高度是八千八百四十八公尺，較我從前一步步爬上去的夾金山，高度已很

接近。

因此，我以八十五歲之齡，決心攀援玉山之巔，在啓程前，我的心情相當輕鬆，當我獲悉玉山最險峻的一段，自東埔到排雲山莊，再到玉山頂端，路程不過一、二十公里，我便曾掉以輕心的說：

「這一點點山路，認真走不過去，就是手足並用爬著走，我也可以爬得過。」

贈送手杖壯我行色

八月初，和朋友們談起攀登玉山的計劃，自願參加者，極為踴躍。八月十三，臨動身那天，與我同行的，就祇有國大代表王聯奎和桃園縣主任秘書李樹猷。聯奎比我小二十歲，來臺後還罹患了風濕病，他和我過從二、三十年，我任貴州省主席，他擔任過縣長，省府總務處長，共軍入川，我臨危受命，衛戍重慶，綏靖四川、陝西、甘肅，聯奎相隨終始，艱辛備嘗。李樹猷湖南人，武漢大學畢業，文人出身，却和軍人一樣勇健，隨我行軍，一些參謀要騎馬，他則習於步行，草擬文告頒發命令，他的筆下又快又好，在桃園天天打網球，體格素稱強壯。

乘車抵嘉義，我們的小團體開始擴充，徵信

新聞一位青年記者李南棟和臺灣日報記者鄒路，堅欲參加，隨行採訪。李記者二十多歲，上玉山應該不成問題，鄒記者稍胖，但他也勇氣勃勃，非去不可。

在嘉義，朋友們紛紛向我進忠告，以我這麼大的年紀，玉山實在去不得。他們舉了許多例子，說是攀登玉山跌死過不少人，幾年前就有一位美國農業專家，在風口墜岩，又說是前不久有某部電務人員三位，在玉山附近由於歸路斷了，活活的在山上餓死。我聞言對於他們的好意十分感激，但是我說我不走回頭路，人家已經做到的事，我再去做，這是我在做第二、第三，不稀奇。於是他們再說，以往爬上玉山的都是些年輕小伙子，那有八十五歲的老者爬玉山？我聽了，但笑不答。

當晚在嘉義宿夜，天氣燥熱。

嘉城炎暑居不容，一路清涼入萬峯，
車掌殷勤頻報導，樟寮三見景難逢。

以上是我入山第一首詩，寫實之作。自嘉義乘林區火車赴阿里山，雲山泱泱，林木蒼蒼，鐵路依山而築，盤旋曲折。柴油車玻璃窗明淨，遠眺近覽，心曠神怡。車上的服務小姐，待客慇懃，口齒伶俐，對於沿途風光景物，歷歷如數家珍。到樟寮小站，路勢凡三折，因此我們在車上，曾經接連三次，看見樟寮，角度不同，氣象互異，要不是車掌小姐頻頻報導，我們極可能就錯過了這難觀的奇景。

奮起湖近阿里巔，天然方竹質貞堅；
友人賜我製成杖，有助明朝上玉山。

奮起湖是一站名，抵此已近終站。這地方出產一種方竹，竹勢勁拔，質堅如鐵，在站停車的時候，當地有一位先生，知道我有玉山之行，大為感奮，特來贈予方竹手杖一根，壯我行色，盛意拳拳，使我精神一振。因而作了這入山的第二首詩。

車抵阿里山，林管處長楊元儉所派的人前來迎接，盛意可感。楊君四川人，同鄉同宗，真是巧合。他畢業於復旦大學，一度留美，專攻林業，這次因公離山，特派林管處推廣股長江金鐵負責接待，江股長招待我們十分熱誠，知道我此來專為登玉山之顛，他也不加勸阻，只是殷殷的問我：需要林管處方面協助什麼。

我說：一切都準備好了，上山下山，預期只要一天，確實是無需打擾。

坐了半天的高山火車，我們都還不覺得疲倦，在阿里山新建的賓館休息了一下，便去重訪神木，並且在賓館四週走走。當時見到三千年的古木，竟被雷劈火燒，僅餘一株凋殘的遺骸，矗然危立，心想當初只要裝一具避雷針，豈不是即可免此浩劫，我為神木悲，意緒快快，觸景生情，口占我的入山第三首小詩：

葱濃神木古參天，今日凋殘不忍看；
底事巨雷推造化，人謀可避恨不先！

江金鐵有過六次入玉山的經驗，他堅持陪同我們前去。同時又給我們僱了兩名身強力壯的工友，陳潛、陳其邦；當我們由阿里山再搭火車往東埔時，臨時又有兩位朋友，趕來參加我們的行列，一位姓余，一位姓陳，介紹時江股長沒有進

一步的說明，初初結識，我也不便動問他們的底細。

山中野花彌可珍貴

赴東埔的車上，遇見三位阿里山的姑娘，她們的名字是侯富美、蔡秀蓉和蘇碧霞。談起天來，對於我們的登山之舉大感驚羨。她們說，她們都是當地人，可是從來就不敢去爬玉山，抵達東埔，三位小姑娘趕忙去採集了些野花來，結成花環，誠心誠意獻給我，並且預祝我順利成功，由衷之情，溢於言表，這一個高山嶺的獻花節目，使我非常高興，那些帶有荊棘的花朵，我覺得要比世界上任何奇花異卉，更值得珍貴與可愛，當時我又作了一首詩：

蜿蜒鐵路迂迴來，東埔站中宿吾儕；
鄉女同車感盛意，小花獻我笑顏開。
這也是紀實。

東埔與阿里山相侔，黃昏時刻，漫步山徑，但見一天雲蒸霞蔚，千紫百紅，映得週圍競秀千岩，齊流萬壑，滿目光影轉換，神奇莫測；這一派瑰異詭譎的奇景，壯麗處足以懾人心魄，玄妙時使我目眩神搖，幾疑置身仙境。心想長年匿迹軟紅十丈中人，倘能觀此自然佳構，一定會說人間何來殊顏色了。

入晚，四山寂寂，夜涼如水，塵氣俗念，豁然盡去，而清泉淅若，甘冽入脾，野薑供饗，香甜無匹。我心裏在想，一首七絕二十八字，怎能寫盡這一夕美妙的際遇，可是吟哦半晌，終於有了：

東埔夜涼九月秋，無窮景物任供求；
清泉野菜取不盡，雲海晚霞眼底收。
山居之夜，閑閑，一燈如豆，友伴聚談。那

兩位最後參加的余先生和陳先生，這時候才透露了身分，原來陳先生名奇源，是阿里山派出所的警佐，他暗地裏帶了槍枝，專程保護我們的，至於余先生，大號文奎，他是一位醫官。林管處同仁看我年齡大了，唯恐我路上有個三病兩痛，特爲請余醫官來隨行照料。這一份隆情盛意，着實感人，我感念之餘，再問他們：

「爲什麼你們起先不告訴我呢？」

「就怕楊將軍不贊成，」他們笑着說：「我們怕將軍說：『我不需醫藥，也不要保護。』」

言畢一致大笑，山谷應鳴。

當夜，車站就宿，天涼，睡得十分酣沉。林管處人員細心慰貼，除了醫官警佐，還給我們準備了不少用具與食物，譬如後來發揮莫大作用的雨衣，我們就忘記攜帶。我們自己携來山上的行李，加上林管處的「補給」，各人手提肩負以外，另有兩大挑，陳潛、陳其邦兩位工友，挑起相當吃力。

艱難險阻行程起點

翌晨，天高氣朗，日麗風和，大家精神抖擻，六時半整裝出發，六十五歲的王聯奎一馬當先，自東埔到玉山山頂，據說只有一、二十公里，初以爲最多有五、六小時，就可以打個來回，誰知道我們一舉脚步，才是十九小時艱難險阻行程的起點。

最初的兩三里路，地勢平坦，路面也寬，七、八個人有說有笑，走得一點也不費力。俯瞰羣山，浮出雲表，白雲如濤，峯巒如島，玉江山巒一支獨秀，四週大山彷彿萬笏朝天，阿里雄渾，塔山嶺奇，東巒秀姑、關山卑南，隱約中依稀可辨。想起我們正在中央山脈的腹地地帶，雲裏遨遊，天大山小，心胸又是一壯。

雲海，白茫茫濛濛，霧氣水氣，浪濤翻滾，璀璨似銀。那一個個的峯頂，宛如一座海上仙山，蓬萊幽境。這是阿里山雲海在呈現神美的極致。

正在遊目騁懷，謳歌禮讚，突然，山窮水盡，康莊大道已經走完，一道陡坡，橫互我前，坡勢陡峭，巨木森森，這一帶的原始林地，一、二十人合抱的參天古樹處處可見。我們開始爬坡，我手裏的鶴嘴杖大爲幫忙，它時而支持我的體重，時而尋險探徑，爲我做開路先鋒，我是軍人，兼且籍隸川北，攀高蹤遠，自小便很拿手。苦了幾位經驗少些的同伴，遇到山勢險峻，風吹人搖的地方，膽怯了，祇好手脚齊來，匍匐前進。山中深谷縱橫，無路可通，便搭起一塊木板，或者一根圓木，那是不折不扣的獨木橋，兩頭搭得牢不牢，我們通不通得過？既無標誌，又乏指引，而人在橋上，正如滄海一粟，山風襲時，不免前仆後仰，往下一望，千山萬壑，如刀如鋸，一跌下去，勢將粉身碎骨。有兩位旅伴進退維谷，索性爬下，將橋身緊抱，一寸寸的移過，姿式是否美妙，當時也顧不得了。

我見了這種情形，靈機一動，又有了一首：
昨夜酣眠興倍除，今朝舉步慎傾斜；

有時橋朽難容足，路隘當前用手爬。
爲什麼要說：「有時橋朽難容足？」這也是真實情形，由東埔到山頂，沿途總有一百多座橋，二、三十處棧道。小橋下臨深谷，其建造之簡陋與環境之險峻，真是令人嘆爲觀止，有若干座橋，當我將手杖向它一戳，立刻便穿出一個大孔隙，腐朽的嚴重程度，可想而知。縱使橋險，仍然要過，因爲要爬玉山，就只有過險橋。

在原始森林裏行進，濃陰蔽日，幽黯如晦，那些不知生長了幾千年的古樹，清奇古怪，錯落生姿，這是在任何林區都無法見到的天然林美景。江股長告訴我們，玉山天然林如需砍伐，必須從阿里山修一條路上來，工程之浩大艱鉅，實難想像，可能就此永久保持舊觀，因爲政府正有建設阿里山國家公園之議。

西遊記中有豬八戒過流沙河一段，那天行程，我們却路經一座「流石山」，流石是我所題的名字，因爲那一片斜巖寸草不生，光禿禿的岩上，却有無數石子，大者如拳，小者如卵，像天雨花，不時紛紛的墜落。我是曾在槍林彈雨中廝殺一生的人，倒還不怎麼怕。但是同行者却很躊躇，倘若不巧，被石頭砸了一下，必定不死便傷。通過那陣陣石雨，由於草木不生，岩間鳥道纔可承足，加以坡傾路斜，行進時整個人身子都是歪着的，唯恐一失足滾落萬丈深淵，大家都緊貼着石岩，慢慢的走，不時還要用手抓住岩罅，維持身體平衡。因此，我的手掌被銳利的岩巖，戳傷了很多處，起些小小的傷口，左手腕，也被劃了好幾道血痕。

當時，奇景確實美盡東南，不可勝收，濃翠迷天，雲海映日，松柏沖霄霄，蒼蒼莽莽。熙攘於鬧市紅塵，那想到臺灣有這般瑰麗雄偉的風光？可惜沿途都沒有地名，據說也不曾有人品過十景八景，我在路上與之所至，隨口便題了若干處，準備回程之中，燒些木炭來，就在岩石上面暫時題記，豈想後來突遇颶風豪雨，這個計劃竟然無法完成。

半山亭變作胖仙停

從東埔到玉山嶺，舊地名只有分山、鹿多、風口、哭坡四處。我們一路品題，新地名前有流石，景如上述。大加餐，是我們休息進食的地方。胖仙停，還有下文所記的一則笑話。枯木林，一片疏林，盡是死樹。萬古茂林，在距離排雲山莊十華里處，參天古木，無涯無際。手爬岩，便是前一首詩所稱的「路隘當前用手爬」處。此外，如橋，有一橋、二橋、三橋，以至一百餘橋。泉，則甘泉一，甘泉二，順序而下，棧道與水瀦，亦復如此。水瀦原取名水瀦洞，但有人說水瀦洞是西遊記中的援用的地方很多，不如水瀦簡單明瞭，姑從衆，我將洞字去了。

古木幽翳，蒼寒入骨的大樹林裏，有時遇見巨木倒地，像座樓高，我們有人翻過去，也有人從樹底空隙，爬行一番，有時頂上忽有大水瀦來，彷彿飛瀑，一行人便急急的自瀑底衝過，而翻山越嶺，多一半是採之字形走法，人往橫裏走，走一大段，方始爬高了一兩尺，其中艱辛，却難以盡述。以是這一、二十公里山路，不僅崎嶇險，尚且寸步大意不得，一個分神，偶或失誤，

大有粉身碎骨，與草木同腐的可能。行行重行行，我忽然想起一個問題，脫口便問：

「這山裏有沒有鳥獸？」

因為當時我心中在想，跑到這麼險峻難行的山裏來打獵，豈不是奇中生奇，險裏更險？

但是同行者的回答使我失望。他們說：玉山高得快要齊天了，鳥獸怎能到得了這裏？

我還是有點懷疑，俄而，到一處地方，聞說地名「鹿多」，於是我說：

「這就證明山中有獸，否前，這一帶何以名曰『鹿多』？」

不久，又被我首先聽到了鳥鳴，同行者告訴

我，這是玉山上的一種小雀。

將近排雲山莊，臺灣日報鄒記者受體重之累，大呼走不動，我們陪他休息。爲了使大家振作精神，我說了個笑話：我遊北平西山，見路側有一涼亭，本來是叫半山亭的，不知是誰，謔而且虐，提筆在每一字旁加一邊傍，於焉半山亭便改成「胖仙停」了，自此以後，光顧胖仙停的幾乎絕無僅行，因爲誰都不願做胖仙，所以誰也不肯在半山中「停」。

笑話說完，轟「坡」大笑，鄒記者被加上了「胖仙」的綽號，但是他勇氣倍增，做了「胖仙」反而不肯停，跟隨我們大家，一口氣爬到排雲山莊。

深吸一口天地正氣

遙遙領先的王聯奎，早已抵達多時。

排雲山莊，名字真美，可惜表裏不能如一，主人工友一概全無，孤零零的兩間小木屋，門窗只存空洞，板壁到處漏風，四週唯見古木老藤，白雲朵朵，因爲時間晚了，我們權且在此寄宿一宵，取出溫度表一看，儘管臺北、嘉義溽暑難耐，此間却已到了零度。山高風大，空氣稀少，鄒記者已覺呼吸艱難，生起火來，水燒到七十度左右便已沸滾，同行者想煮掛麵來吃，麵放進沸水裏，緊結不散，移時，外層成一團漿糊，裏頭硬綁綁的，一把掛麵，煮成了棍子一根。

登玉山嶺看日出，是我此行目的之一，因此大家吃些乾糧，喝幾口開水，立即席地而臥，準備養精蓄銳，明早趁天亮之前，攀上峯頂。

然而，稀薄的空氣，使人難以入眠，大家只有睜着眼睛等天亮，我夜不與寐，又成了入山後的第七首詩：

腰脚健時快同儕，山莊無主任勾留；
參天喬木何高古，拂面寒烟自在浮。
殘月在天，曉星伸手可擷，中華民國五十五年八月十六日，凌晨三時，我們一行摸黑起床，興高采烈，準備完成此行最後一段路程。鄒記者考慮再三，決定不再往上爬，他在排雲山莊休息，等候我們。排雲山莊的高度，畢竟也到了海拔三千五百公尺。

玉山全高三千九百九十七公尺，由排雲山莊上溯峯嶺，只剩了四百九十七公尺，將及一華里，五、六百步路的樣子，聽起來是很容易，但是，這一路却有兩處險隘：一曰風口，一曰哭坡。開始出發，我吟成第八首詩：

稀薄空氣難成眠，半夜起來登玉山；絕壁迂迴之字路，風口過時始得安。

一則紀實，一則與同行諸君子互勉成此詩時，我那裏知道，蘇珊和蒂絲，兩個颶風南北交鋒，就在這一天，掠過臺灣，為苦旱臺灣帶來及時雨，就在這一天，阿里山降了史無前例的豪雨，就在這一天，我們冒着勁風暴雨，攀上了東南亞的最高峯，就在這一天，我們證實了大自然雷霆萬鈞的威力，畢竟也未能屈撓幾個人堅強的意志。

三時三十分我們一行七人，自排雲山莊登程，四處一團漆黑，伸手不辨五指，只好亮起電筒，大家手牽着手，摸索前進，峭岩絕壁，被風聲吹得呼呼大響，人裹在風裏，嚴寒冽冽，混身宛如刀割。俄而傾盆大雨沛然而降，雨中夾有霰雹，由狂風捲來打到身上，就像天公在揮鞭猛撻。我們忍住疼痛，但却苦於睜不開眼睛，摸不明路徑，其實，排雲山莊以外又何來道途？百仞峯尖，孤山突起，穿雲入漢，勢若攢天。巉若巒折，銳如刀刃，有些旅伴出於無奈，雙腿夾緊石脊，在玉山人頂用騎馬式向上爬，俄頃風雨更急，直如排山倒海而來，山經水洗，其滑如油，往往走一步，退兩步，這時有人喊起行不得也奈何。

過風口，風把玉山吹得撼動，將我吹成四肢麻痺，祇知緊抱危岩，莫被狂飈捲走，趁風勢稍戢，趕緊再移上幾尺，時間至此，幾已完全失却作用。再登哭坡，玉山嶺已遙遙在望，然而如想登臨，還有這最後一道關口。哭坡云何，幾許壯士到此功虧一簣，但祇望坡痛哭。

猛跨一步，我竟登上玉山之嶺了，心中不禁狂喜，緊接着，聯奎、樹猷也接踵而至，又有隨行各人。只是爬到峯頂，上不及天，下不及地，天色似鐵，地面不知何處可尋，渾渾沌沌，彷彿太古洪荒，整個宇宙，祇剩了一丈見方的一塊石坪，以及我們心有餘悸，乍露喜色的幾位伙伴，這一刹那，等於永恒。

別人茫然驚悚，我則確有自身存在的真實感，天地間有我一人，一心，一念，一息，便覺生力是何等的可貴。我行了一次深呼吸，辨不清吸的是風，是雨，是日月精華，天地正氣？

風雨交響柔腸寸斷

玉山嶺沛乎塞蒼冥，只有一座山石砌成的小洞，可以聊蔽風雨，我們鑽進洞裏，憩一口氣，山頂的雲霧深濃，不見天日，對面兩三尺，人影不見，那麼，這裏果然是自我的小小世界了。這倒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，有人再看溫度表，歡聲大叫：「零下五度！」

凜冽寒氣，齒戰手顫，居然連照相機的鈕扣都打不開，繼而想到，縱使打開又有何用？一線靈光，怎能牽人入畫？

早先備好的一件紀念物，我將它悄悄的留在玉山嶺，那是一顆牛角圖章，上鐫：

登玉山紀念

楊 森

中華民國五十五年八月

在山嶺停留了一、二十分鐘，感覺上似乎有一世紀之久，我在邁步之前口占入山第九首七絕

為窮名勝足不開，剛破曉時上玉山；大雨傾盆雲四合，氣溫零五冒嚴寒。

「好了，我們回去囉！」

不知那位發出一聲歡呼，語聲立刻便被狂飈捲走，飄遊無蹤。我暗裏在想：我要不要告訴他們呢？「上山容易下山難！」

狂風吹了半天，暴雨下了不知多久，風愈急，雨愈猛，下山路寸步難行，乘遲來的曙色，我們看得見附近三兩尺間的情景，一步一滑，週身跌得泥人似的，好不容易，下哭坡，過風口，又到了捲在狂風暴雨中的排雲山莊。兩間木屋裏，積水成潦，早已水深尺許。

我揀處乾燥的地方，蒙頭大睡一小時。

然後，我們繼續行進，自排雲冒着風狂雨暴，險阻重重，終於回到東埔，這時候，兩日一夜間，我們已經步行了十九個鐘頭，登玉山嶺，花了十二小時，下山嶺來，計為七小時整。往返間，事事與我願違，猝遇颶風兩個，又逢豪雨不歇，在玉山嶺，連天光都不曾見，曷論欣賞日出？十九小時中，至少有十六個小時，冒零度左右的嚴冬，受風雨侵襲，衣衫盡濕，水流千子，全身等於浸在水裏，體重不知增加了多少，而兩腳猶將繼續在崎嶇險峻的山徑上逐步移動，此種沉味，實為我平生僅有。差強可人意的，唯有途中携水吃完，經我研究，岩罅溢湧的清泉，味既可口，經過自然過濾，尤其清潔，於是大家紛紛的採集飲用。這種泉水，確實要比都市自來水清冽得多。

歷盡千辛萬苦，到了東埔，自以為已抵文明世界，應該什麼問題也沒有了。那裏知道，阿里山區雨量太大，山洪暴發，到處坍方。東埔、阿里山之間的公路，其中斷了一截，什麼時候可以開始搶修，東埔站還要等到阿里山方面的通知。

我們一行怎麼辦呢？東埔站小，難容我們久住，阿里山鐵路修復，恐怕不是短期內所可達成之事，尤其當時風雨越來越凶，看樣子坍方還會不斷的增加。

東埔站上有有人在說：我們方才從玉山山嶺下來，途中經過的那一百多座橋，二、三十條棧道，如今受風雨欺凌，只怕也已斷了，壞了，損了，這些橋樑棧道，都需要工人冒着生命危險，爬到山嶺，由上而下，先繫繩索，再鋪橋板，建一座橋不知要耗費多少人力與時間。末後他作結論：這次你們攀援玉山嶺，自此以後，可能要花半年以上的時間，才能將那些道路橋樑修好。

滿堂國際觀光旅客

困在東埔小站，風狂雨驟，令人愁悶，我們這次吃足了苦頭，但願後來者比我們幸運，不要再逢到我們的遭遇。於是我又完成了登玉山的最後一首詩：

玉山嶺本屬難攀，艱苦備嘗視自然；
來者希能多幸運，俯看日出萬峯間。

正在彷徨無計，議論紛紛，忽聞火車汽笛，嗚嗚之聲。大家驚喜交集，一躍而起，原來是林管處為我們派來了專車，車上載有道班工友，一

路搶修，一路緩駛，這樣才把我們接出東埔，回到阿里山賓館。

風雨交響聲中，我們受到熱烈的歡迎，賓館有八十九位國籍不同的觀光客，如荷蘭教授斯定夫婦、一羣美國遊客，其中有懷胎七月的孕婦，三歲五歲的孩子各一。再一問，阿里山通嘉義的林區鐵路，又是坍方連連，柔腸寸斷，我預定八月十七日晚間回到臺北的計畫，當然也就無法達成。而這八十九位遊客正是受困阿里山賓館的一羣。

阿里山的高山鐵路，在世界各地早已不復多觀，它建造工程艱巨，一出毛病，修理也極為困難。照工程人員的估計，經此有史以來最大的豪雨以後，全路修復，恐怕要三個月左右的時間，我們這八十九人，總不能困居山中閱三月呀。於是山上的林政單位和警務人員通力合作，連日會商，動員了大批民工，在鐵路損害最多最嚴重的一段，臨時開闢一條便道，讓我們步行通過。

八月二十日，在阿里山已經受困三天了，那天上午，八、九十位各國旅客，組成了奇異的隊伍，國籍有中、美、韓、日、荷之分。還有菲律賓賓華僑和香港五和公立學校的三位女教員：簡萃齡、李麗香、胡秀珊，她們這還是第一次回國觀光，碰得不巧，竟在阿里山上困了三天，而且下山時一路走得艱辛萬分，欲哭無淚。

出發了，人人穿上橡膠鞋，通過那一段便道，其實是一條乾涸的河溝，亂石崢嶸，高低不平，頭頂有大雨，迎面撲狂風，腳底下地面泥濘油滑，難免絆絆跌跌，才走了一小段，大家就開始

摔跟斗。當時的情景，真是扶得東來西又倒，剎那間八、九十位都成了泥人，面目不辨，叫苦連天。

人情溫暖褪盡冷濕

就這樣跌跌爬爬，一走就是四小時，我總算運氣好，路上不曾跌過跤，倒是幫了其他老弱婦孺不少的忙。好不容易走完這段漫長的接駁險路，又上火車，這時候，大家方始長長的吁了一口氣。整整跋涉四個鐘頭，計算路程，纔只走了二十里。

火車駛赴奮起湖，沿途山上墮石，石塊打得車頂碰碰的響，人人提心吊膽，倘若滾下一塊巨石來，車頂如何經得起？

到奮起湖，前面的鐵路又斷，還是因為坍方的緣故，新土堆滿路面，大家一聲長嘆，不知如何奮起？這一關，幸虧路方找來二、三十位工友，將泥巴剝開，讓我們順利通過。

下山了，都快駛到竹崎，火車又停，好；更嚴重的問題發生，鐵路路面下陷，行不得也。車上聚訟紛紛，有人說：大家下車走一段，減輕重量，讓空車先開過去。有人說：何妨在鐵軌和枕木下面，墊些石塊，將路面墊高。後者的意見獲得採納，又有二、三十位工友，忙着找石頭，墊石頭，火車一寸一寸的移動。托天之幸我們又過了一關。

走走停停，修修等等，這一班車，從上午七時出發，到下午四點半鐘，方始抵達嘉義。到嘉義，風雨猶惡，但是車站月臺上，仍還

出現了熱烈歡迎的隊伍，大約有一、二百人，爆竹長鳴，歡聲陣陣，我以為他們是接別人的，那曉得他們正是對我作「英雄式」的歡迎，我嘴裏連說不敢當，跟他們握手寒暄，接受獻花。

歡迎人羣中有公務員，有學生，也有嘉義的老百姓，聽說，他們都是看了報上的新聞，得到消息，自發自動趕來的，人情溫暖，使我一週來的冷濕，廓然盡去。

仁者樂山道理所在

朋友相見，握手道賀，這才知道，連日我已成了熱門新聞人物，報章揄揚，紛以巨大篇幅，刊登我的登山經過，大家在說，我這次一共完成了三項紀錄：

- 一、以八十五歲之年，攀登了三千九百九十七公尺的玉山巔。
- 二、在颶風中登臨玉山。
- 三、趁阿里山雨量空前時，完成這趟艱危的旅程。

我笑笑說：這一切，都不算什麼。我生平不畏艱難困苦，越是艱難困苦的地方，我越要去。登玉山，幾乎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事，我並不認為我獲得多大的成功，創下什麼了不起的紀錄。倒是我有了這一次親身經歷，看到玉山的風景，實在雄渾瑰麗，堪稱寶島聖地，我們既然擁有這座東南亞第一高峰，為什麼不常去尋幽探勝，嘯傲烟霞？登山，是一種良好的，經濟便利的運

動，人人可為，時時可行，登山不但能鍛鍊我們的體魄，而且更能訓練我們的毅力，熱誠，刻苦耐勞，勇往直前的精神，我以為，這就是「仁者樂山」的道理。不過，以我這次的體驗，登山之前，最好多作準備。準備工作，體格檢查是很重要的，心臟病、高血壓的患者，不宜攀登高山，此外，氣候變化也要留意，風雨困阻，萬一陷在山間若干天，可能會有凍餒而死的危險。我登玉山之巔，檢討起來，登山之前的準備工作還嫌不夠充份，尤其是忽略了突變的氣候。由於我小覷了玉山，因此，這一次差點被玉山征服了我，而不是報章騰傳的：「楊森征服玉山」。

(王成聖校訂)

中外文庫

之三十七

彩虹夢

吳崇蘭女士著

定價台幣壹佰貳拾元

本書係旅美女作家吳崇蘭女士精心傑作，要目：我是一隻醜小鴨，心高命薄夢成幻、愛情井、老母豬與貂蟬、老朋友、情書、我和他，全書具傳記的真實性，有小說的傳奇色彩，是一本百讀不厭的好書，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

女扮男裝戲劇人生

關文蔚著

定價台幣一八〇元

本書部份篇章曾在中外雜誌連載，甚受讀者歡迎，現已出版單行本，要目有：行宮也有奇聞怪事、白崇禧將軍治理的模範省、雲南雜憶、在曲靖交女友妙事趣聞、李忠蔭抱長女來訪、暫褪戲衫著嫁衣、婚後未了戲劇緣、我勝利後的動態。二十五開本，三百八十頁，二十餘萬字，定價台幣一八〇元。歡迎購閱，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

楊森「我登玉山第一峰」插圖（文見81頁）

①楊森將軍八十八歲時與年紀五歲的高小弟參加萬人登山大會，行畢全程後合影留念。

②楊森將軍（二排右六）與登山會友合影。

